

群山的时间

在西淠河的源头，我倾听到群山的苍郁喻鸣。

暮春初夏，莽莽大别山内部，绿意沿529国道七拐八弯地喷射。燕子河，杨家河，老湾，蔡畈，后湾，老湾塘，野岭，以及抱儿山茶原产地，诸多蓝底白字的地名招牌在车窗外热烘烘急泻。红黄绿翠白紫，紫白翠绿黄红，一路堆积，彼此交错，仿佛人间的兴衰更替。河柳，枫杨，银杏，水杉，马尾松，各类知名和不知名的青褐灌木，枝叶掩映纠缠，像层层起伏、古老绵延的水绸，波浪般涌来，蓬发出万物奇异的勃勃之力。白墙红瓦（或者黑瓦）的农家长院落，墙角偶露的亮红桃李缀在枝头，风吹过，摇晃出一种行将坠落的危险之美。绵绵密密的白亮溪流如针脚扎在群山之中，显得如此荒芜和繁华，或许它将见证此行的际遇。

群山环拥之下，潜藏着一个叫姜河的小村落。路旁两三家拙朴的农家乐，什么“琴缘农家小院”，“彭大姐私房菜”，“十里溪人家”，取名字的算不上野贤，估计是在城里逛了几圈偷艺的村官或乡村教师——人口处三五个旅人而已。停车场尚在施工，黄土、烟尘、五月的炙阳和轰鸣的机声，顽强地将我拽回现实。我注意到歪靠在小店门口的，有一位身穿蓝布对襟褂，腰背佝偻的苍发老太，脸上镌刻了一抹屋檐投下的静凉阴影，无声无语，无悲无喜，和群山一起集体保持着深寂。一切与想像中的大为迥异，似乎在提示十里溪的原始、孤寂、自由，尚少现代性的污染。

沿河而上，铺设不久的狭窄卵石小径，夹道的灌木林晃幻着深郁。视线里全是望不到顶的幽蓝幕布。山。山。山。树。树。树。树。无边群山中诞生的树木之神，拥有庞阔而寂寥的绿叶家族。树木生长，我几乎可以看见它内部的速度，在靠阳的一面迅疾，在靠阴的一面缓慢。阳面绿光摇曳，炫示、夸张、甜蜜、奔放，树木皆层次丰富，像静矗而浓艳的彩色壁画——无声奔突的壁画又是活的，里面有微漾的火影在尽情溶

解，不由分说地，汇入冷冷山溪和人的呼吸……背阴之处让人体会暗黑滋味——似乎不是那么浓烈的探险，但那阴郁的沧桑仍在人世出没……满山乱石横陈，全被山林掩映，遮不住的高峰巨石，如时间的大手耸立在森森林木间，其雄伟之姿和藤柯灌木的阴柔之态互相映衬——时间是动静交杂的绚烂，如泉水幽鸣，苍老和新艳奇妙地共生一处，然，从泥土深处汲取力量的堆云花朵业已凋谢……

一些岩石山壁，渗透了不绝如缕、经年的泉水和泉声，生出的苔藓卑微纤小，几乎无人注意。苔藓密密麻麻，披拂如石头的衣衫，毛绒绒的，在树影婆娑的底层，沉静，淡然。你根本历数不出它们的年龄，一年年它们聆听流瀑的诵经之声。

山顶飞瀑如百年积雪忽泻，至潭面又顿然凝固。仿佛探下身子的一条磅礴雪龙，瞬间，又被施受了定身之术。

整个十里溪，如此踊跃的飞瀑难以计数，金蟾瀑、石板溪、玉龙登天瀑、青蛇瀑、蝙蝠瀑、龙井潭，激水涓流，似乎是书艺的辩证法移栽此地——从王羲之到张旭，从柳公权到米芾，其书风变化均能在瀑布中予以应证：疏密、俯仰、迎让、向背、呼应、参差、疾徐、轻重、欹正……山势用极度简洁又抽象的线条，组合、传达一种深刻和有趣——恣肆烂漫、欹侧生姿。臻于自然乃技法消散。写文章至妙乃技法消散。技法至高乃无法，随心随性随意，遂山水一合，天人一合，天地一合，思行一合。师从山水自然，或许能抵达世界言和的境地。

蹲下身子，又是一大匹落差近百米的白瀑迎候我们，阳光褐红澎湃如金汁璨璨敷于深潭，泛起层层古老而生动的波光。捧舀潭中瀑水，清凉，甘甜。

无边无际的蓝天底下，是荒寂的只剩浓绿堆叠、黛铁般发黑的雄伟之山。蓝。黑。如此简单。这时候，一朵白云，一朵孤零零的、浓郁的白云，慢慢地，从黑绿群山背后翻越了上来。蓝天之下，黑绿群山之上，这朵白云，沉思着踱步。

——自然壮且美，但是相对人的生存而言，自然又是如此酷与烈。



月光城 散文

黄亚明

人间书

晓月千重树，春烟十里溪。
过来还过去，此路不知迷。

——唐·孟迟《徐波渡》

南北过渡地貌的中国群山，发育出阔美十里溪的清潺溪流，一路奔流至河口集，左纳莲花河，形成西淠河，进入响洪甸水库库区，后与东淠河汇合，在正阳关注入淮河。东西淠河之汤汤大水，使淮河亦蓬勃绵长。淮河分界中国南北，淮河以北，亦是皖地之北。《徐波渡》是南方中国迷离摇荡、山水清嘉的写照。夕光粼粼中，我曾路过六安虎头潭西淠河大桥，所见落日苍黄如怀孕的大地溢血，皖北风物有雕版印刷的粗粝和茫茫枯索平原一望无际的久寂。

连绵汹涌的群山皱褶中，这条隐秘古溪，日日被浓暮缓沉入古老、松散的静谧，又日日被新发的松烟和藤萝从清晨挽救。岁月的美囚禁了它，使它与尘世彻底隔绝。我略有担心，在傻傻的原始性被毁灭后，为美而生的它如何继续生活，成为无限的少数人刻意维修的幽径？

人有自己的霜

野花的血已经变凉

风刮落的果实是遍野的星星

风告诉你的肯定是它的经历

野花留下根

好像我的隐私得以保留

一朵磷火之后

不再有一声鸡叫

但不要说破一切

——古马

我突然想和同行的汪淳、六子、海娟坐在山顶喝酒。喝土制的米酒。

两个画家，一个青海人，远看他们如落叶从树上飞落。

乱石如一堆空酒瓶。落日释放野狂的酒意。

在万物归于内心的一瞬。我突然又想去古凉州，看无人大地，风的另一种歌颂。在诗人古马的一本书里——在一碗灯火里啼哭的黎明，白云飞远，马匹走过……看看这一切留下的，未必都是永恒的。

在时间的对话里，我是喜欢更呆、更内心、更散漫的——十里，溪声……

长河之上

少年时我一度误将冶溪河听成野鸡河，她美野美艳像澎湃的校花令人孤单乏力。野鸡的含义昼夜充满古怪忧伤的暗示：野鸡，雉也，雄者冠红尾艳华衣雄服。野鸡亦是我乡对随性女人的蔑称，事实上雌雉虽娇小却尾短，羽毛灰褐——但一提到野鸡，蔑视的男人常常双眸火星放亮似厨中的菜肴

油欲倾浇而下。“雄雉于飞，下上其音”（先秦无名氏《雄雉》），叫得那么欢实是唱给谁的颂歌？冶溪河我二十余年来过七八十次，沿河的鸟叫（也包括雉鸡的求偶之音？）一向如糯米白粉撒下安抚人心的阴凉，几百棵老枫杨枝遮叶绿晃动使人迹近失明……今日是六点钟的黎明，往昔激壮的河水已被深雾笼罩，水流以及枫杨、垂柳与天地一体凝滞，影影绰绰中像人间暮晚的街道突兀起无数买卖牲口的摊铺，各种各类各条各个各界的兽色或褐黑或泛青，在等待诡异的山精或诚恳的麦穗来挑选认领。我真的听到了新麦香，勾了魂似的从天空的漏斗里一丝不苟地漏下来，并被时间和深雾减损了几分。当油光细滑的阳光被东面的司空山从云缝中拎出来时，一切变得像与熟悉的邻居即兴攀谈，他们携带着睡眠的温热陆续行走在巨阔的田畴料理农事。水汽因此绵绵消散，清亮的水光晃映上岸边；茶农耷拉着猩红的睡眼将熬夜赶制的新茶送往河对面的集市；远处的东方红水库沉淀一夜的绿会不会开始一天之中的第一次漾动；联庆村一进七重的清代祠堂正在修整，门前冠盖如巨伞的枫杨上（春风吹荡树下荒凉坟包上的塑料红花和黄裱纸，一枝映山红在旁边兀自新鲜怒放），静悬的晶亮露珠业已滚溅一地，就像我不能踏进同一条冶溪河。这就是生命燃烧的源头，长江支流皖河的支流长河的一级支流之一——冶溪河醒来的翠绿情形。隔壁翻过马路岭是我的血脉故乡黄泥坡。我用手丈量地图，她发源于皖鄂交界的西坪村，离黄泥坡十多里，流经联庆、桃阳等民居村落，在梅子林入太湖县境，至潜山县与怀宁县交界的石牌镇汇合皖水、潜水形成皖河干流。长河之上，自源头至狮子岩六公里的上游段，坡降达45‰，狮子岩以下，坡降为8.4‰，所呈现的锐角和山势相依。这么多微小的泉水噼啪汇聚，一路奔突裹挟两岸的徽剧、黄梅戏、岳西高腔、潜山琴书、太湖曲子戏和孔雀东南飞的传说，像酒坛被众多的酒仙加冕，之后从安庆步入长江温软的怀抱。我觉得她是一支少女挥动的山楂树的手臂，羞涩，沸腾，充满陌生的、原始的、农业的质感。我叫她冶溪，或者野溪，在野之溪，清声亮彻，构成“雉雉麦苗秀，蚕眠桑叶稀”式的……汁甜液美的花木中国，迷途知返……